

學林出版社

王頤 著

聖

王

肇

業

韓日中交涉史考

- ◆第一章 穢貊徙封
- ◆第二章 徐福東渡
- ◆第三章 舊國開郡
- ◆第四章 聖王肇業
- ◆第五章 琉球異邦
- ◆第六章 耽羅更化
- ◆第七章 蝦夷偕朝

- ◆第八章 渤海別源
- ◆第九章 故地劃府
- ◆第十章 夏主經營
- ◆第十一章 韓拙安撫
- ◆第十二章 王璋西謫
- ◆第十三章 奇后專寵
- ◆第十四章 倭寇攻掠

聖王肇業

——韓日中交涉史考

王 頤

學林出版社

責任編輯: 李 東
封面設計: 賀 強

聖王筆業

王頌 著

學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欽州南路81號 (200233)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常熟市第四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25 插頁 4 字數 210,000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ISBN 7-80616-525-8/K·26 定價: 20.00圓

EJ03/07

本書承韓國國際交流財團資助，係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

王頴，又名王新民，原籍浙江寧波市，一九五二年九月生于上海市。一九七九年三月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師從韓儒林教授為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元史方嚮研究生；并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獲碩士學位。一九八五年三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師從譚其驥教授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歷史地理專業歷史政治地理方嚮研究生，并于一九八九年七月獲博士學位。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一年十月，在美國華盛頓大學亨利-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Henry 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為博士後研究員，學術指導和學術合作者為陳學霖(Hok-lam Chan)教授。回國後，轉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為講師；一九九三年四月，陞副教授、并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廟學典禮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一九九二年)、《黃河故道考辨》(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上海，一九九五年)及有關元代政治史、元代經濟史、歷史政治地理、中外交往史地方面論文四十餘篇。

序

中韓兩國自1992年8月24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以來，政治、經濟交往與文化交流進展非常迅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兩國人民在歷史上就存在源遠流長的密切交往；其二，兩國畢竟是關係緊密的近鄰；其三，更主要的原因也許是，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中，兩國彼此都需要對方的友好合作與互利交往。

中韓兩國都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古國，又緊密相鄰。縱觀五千餘年兩國關係史演變的全貌，在絕大部分時間裏都處於和睦友好的狀態，在兩國的文明演進過程中，相互都給予對方以許許多多積極有益的影響，促進了兩國社會的進步與文化的繁榮。

在兩國人民源遠流長的交往中，我們可以發現，中韓兩國的生活方式、社會習俗、建築風格，乃至於思想意識形態諸方面都具有驚人的雷同之處。如果再作更進一步的探索，我們還會發現在兩國人民中間，有相當一部分人還具有某種血緣方面的承襲關係。可見中韓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多麼密切，不同於一般。悠久的歷史告訴我們，和睦相處、友好合作是兩國人民歷來的共同願望，也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近數十年來，勤勞刻苦的韓國人民奮發圖強，努力發展經濟，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實現了經濟的現代化，創造出令世人贊嘆的“漢江奇跡”。中國也於1978年底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中國人民正堅定不移地致力於經濟的發展，以求早日實現經濟的現代化。

由于中韓兩國具有極其類似的歷史經歷與文化背景，在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往往會碰到許多驚人地類似的情況。韓國人民的經歷，可以為中國人民提供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再者，在兩國進一步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彼此又有可能提供多方面的互補互利性的幫助。尤其重要的是，在維護遠東與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的過程中，中韓兩國之間的合作與共同努力，亦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兩國的合作將是一股有相當分量的穩定力量。

總而言之，歷史的傳統，現實的需要，都使得我們充分認識到中韓兩國人民需要和陸相處、友好合作。和睦和友誼的基礎是彼此瞭解，由深刻的瞭解進而達到彼此的真正理解。理解是友誼的基礎。然而，過去有數十年時間，由於我們實行自我封閉的政策，使得我國的廣大人民對其他國家人的情況知之甚少，或者說瞭解極不全面。中韓之間更是因衆所周知的原因而隔絕達三十年之久，彼此瞭解甚少，更談不到相互理解了。

近十餘年來，我主要致力於世界文化史的研究與傳播。我這麼做的目的之一，便是試圖使我國人民有機會充分瞭解其他國家的人民，瞭解世界其他國家人民所具有的不同於我國的文化背景，以求達到彼此之間的理解，從而促使中國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與各國人民友好平等相處。我認為，祇有充分瞭解了其他國家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全面地、完整地汲取別國人民的歷史經驗，以利於我們更順利地發展我國的經濟，建設現代化的國家。

1992年10月，復旦大學成立了韓國問題研究中心，目的就在於推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彼此瞭解，進而達到彼此深切理解。為此，我們聚集了校內外一批關心韓國問題的學者，一起來研究韓國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外交、中韓關係等問題。希望我們的研究成果能有助於中國人民全面地瞭解韓國人民的昨天、今天

與明天。我們也將努力做一些工作，向韓國朋友介紹中國，使他們能全面地、完整地瞭解中國人民，理解中國，從而使得中韓兩國人民之間的睦鄰友好關係建立在牢固穩定的基礎之上。

理解與友誼——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宗旨。

莊錫昌

1994年11月5日

前 言

《聖王肇業——韓日中交涉史考》一書，系由十四篇相關系列論文變換成章節并按所系年代前、後編排組成。在該書的十四章中：第十一章《幹拙安撫》、第九章《故地劃府》、第二章《徐福東渡》、第一章《穢貊徙封》，系據《元代極東北三族雜考》（載《北方論叢》一九八二年第四期，頁七九—八三）、《大氏渤海國行政地理考》（載《漢學研究》第十卷第一期，頁一八一—一九八）、《徐福東渡新考》（載《復旦大學學報》一九九五年第二期，頁六五一—七一）、《穢貊別探》（載《韓國史論叢》第二輯，上海人民出版社《復旦大學韓國研究叢書》本，一九九六年，頁二八六—三〇一）等文重新改寫，第十一章《王璋西謫》、第六章《耽羅更化》、第七章《蝦夷偕朝》、第五章《琉球異邦》，基本就是《高麗忠宣王西謫事件考辨》（載《韓國史論叢》第三輯）、《耽羅的名稱和沿革》（載《學人》第十一輯）、《蝦夷雜識》（載《學術集林》卷十二）、《琉球異考》（載《學術集林》卷十三）等文的原作。其他各章，涵第三章《舊國開郡》、第四章《聖王肇業》、第八章《渤海別源》、第十章《夏主經營》、第十三章《奇后專寵》、第十四章《倭寇攻掠》，都是從來不曾發表的新作。爲了便于讀者知悉我所曾使用過的資料範圍，正文後附錄有以本書出現先、後順序排列的《引用文獻》。

我從一九七八年充當研究生以來，就對東北亞地方史有着濃厚的興趣。我曾經謁訪過郭毅生先生和已故賈敬顏先生，聆聽過他們的知識傳授；我也曾經在美國西雅圖市與陳學霖先生周

游，接受過他在遼金史方面的專門指導。當此作品問世之際，我更緬懷我最為重要的業師、已故數年的韓儒林、譚其驤先生。追思當年叨陪鯉對的情景，每每感喟交加、難以自禁，沒有他們的諄諄教誨，就不會有我今天的學業。除外，還須在此感謝曾經予以幫助的人們：感謝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莊錫昌教授，為寫作和出版落實了必需的經費；感謝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姜義華、歷史系主任顧曉鳴、副主任吳景平教授，為寫作和出版給予了相當的關心和鼓勵；感謝復旦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林之豐、館員沈達偉、劉一萍先生，為資料的搜尋和查閱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感謝歷史系的同事趙健民、魏嵩山教授，他們在我進入研究的最初給予了非常重要的專業指導；感謝在學識上遠高于我的同門師兄姚大力和小友、季羨林、朱維錚先生的高足錢文忠先生，他們在我從事研究的關鍵時候給予了許多有價值的參考意見；感謝歷史系的同事樊樹志、許道勛教授，他們在作品完成後給予了必不可少的肯定和推薦；特別感謝學林出版社的社長雷群明及李東先生，他們也為作品的問世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目 錄

序	莊錫昌
前言	1
第 一 章 穢貊徙封	1
第 二 章 徐福東渡	20
第 三 章 舊國開郡	39
第 四 章 聖王肇業	57
第 五 章 琉球異邦	75
第 六 章 耽羅更化	93
第 七 章 蝦夷偕朝	111
第 八 章 渤海別源	129
第 九 章 故地劃府	147
第 十 章 夏主經營	165
第十一章 幹拙安撫	185
第十二章 王璋西謫	203
第十三章 奇后專寵	221
第十四章 倭寇攻掠	240
徐福遷渡示意圖	260
朱蒙肇國示意圖	261
渤海政區示意圖	262
東夏疆域示意圖	263
引用文獻	264

第一章 穢貊徙封

內容提要：按照學術界一般的認為：“穢”、“貊”部落集團乃是今東北及其鄰近區域的“土著”居民。本章却是通過對該部落集團前、後相關分布範圍、生產方式和當時族屬劃分等的考察，重申了“穢”、“貊”系原在華夏民族北方而于戰國之末始遷往遼水遼東、遼北的部落集團。稍晚，他們中的大部份成為“夫餘”和“高句麗”的臣民，祇有位于今韓半島中東部的部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相對獨立地位。而其時出現在“新羅”、“百濟”北境的所謂“靺鞨”部落集團，正是“穢貊”一詞顛倒次序的別寫。

《墨子》卷四《兼愛中》：“古者禹治天下：灑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①。歷夏、商至于周初，號令一度及于四裔。于是，作爲中華北方民族代表的“貊”部落集團，也被納入了所謂“職方氏”的掌握。《逸周書》卷八《職方解》：“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②。可能是“天子”軍隊成功進入其領地并有所俘獲的結果，王庭的“屬隸”中出現了因其臣民構成的單位。《周禮》卷三四、卷三六《秋官司寇》：“貉隸，百有二十人。鄭玄註：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

蠻隸之事”^③。逮到春秋、戰國，或被寫作“貉”、“貌”的“貉”，則更多地出現在時人的著述中。《論語》卷一五《衛靈公》：“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貉之邦，行矣”^④。《墨子》卷四《兼愛中》：“《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丑貉。孫詒讓詁：丑貉者，九貉，類衆多”^⑤。《荀子》卷一《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⑥。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貉”每每與別一部落集團“胡”相提並論。《晏子春秋》卷二《內篇諫下》：“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⑦。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不外乎二者所含成員的栖域十分貼近。事實上，根據記載判斷：當姬氏王室衰微以後，秦、晉（後之魏、趙）、燕等國的北疆居民，仿佛不是“胡”、就是“貉”。《戰國策》卷三：“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⑧。《管子》卷八《小匡》：“于是乎【齊】桓公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⑨。《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後百有餘年，趙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⑩。應劭《風俗通義》卷一《六國》：“燕外迫胡、貉，內竿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于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⑪？“胡”、“貉”之西、北，蓋“獫狁”亦“匈奴”。《淮南子》卷一一《齊俗訓》：“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發，箕踞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⑫。

與“狄”、“戎”部落集團曾經深入“華夏”內地的情況相似，“貉”部落集團仿佛也一度深入至燕國都邑薊的南方。《毛詩》卷一八《大雅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

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皮。鄭玄箋：追也，貊也，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⑬。王符《潛夫論》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汪繼培箋：案韓西蓋朝鮮之誤^⑭。酈道元《水經註》卷一二《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⑮。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〇：“故方城，《郡國志》曰：在今【固安】縣南十五里。即六國時燕之舊邑也；漢改屬涿郡；高齊天保七年，省入涿縣”。“固安縣，涿州（范陽縣）東六十里”^⑯。與“貊”并列之“追”，應即或作“漬”、“蕞”、“穢”的“穢”。《管子》卷八《小匡》：“【齊】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柯、爬、不庾、雕題、黑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⑰。

《山海經》卷九《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焉國，黍食。郭璞註：言此國中惟有黍穀也”^⑱。“惟有黍穀”，正是“貊”部落集團栖處的特點。《孟子》卷一二下《告子下》：“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饗，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⑲。《康熙字典》申集上、午集下：“焉，《唐韻》：韋委切，音礪；《正韻》：於鬼切，音洧。又，《類篇》：呼瓜切，音花。又，《集韻》：驅爲切，音虧”。“穢，《廣韻》：於廢切；《集韻》、《韻會》：烏廢切，并音蕞”^⑳。據此：“焉國”即“穢國”。暨，《淮南子》卷一《原道訓》：“匈奴出穢裘，于越出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禦寒暑”^㉑。“匈奴”，《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

燕、代”^②。“匈奴”之所以“出穢裘”，正是由于“穢”、包括“貉”部落集團的故地都爲其所奪罷了。而最初的“穢”，大概祇是“貉”靠東的分支。

註釋：

- ①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一九八六年，頁六八。
- ② 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頁七下。
- ③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本，一九七七年，頁二三〇中、二四六上。
- ④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本，一九七七年，頁六一上。
- ⑤ 頁七〇。
- ⑥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一九八六年，頁二。
- ⑦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一九八六年，頁三七。
- ⑧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五年，頁七八。
- ⑨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一九八六年，頁一二六。
- ⑩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二八八五。
- ⑪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掃葉山房《百子全書》本，一九八四年，頁二下。
- ⑫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一九八六年，頁一七五。
- ⑬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本，一九七七年，頁三〇四中。
- ⑭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一九八六年，頁一八六、一八七。
- ⑮ 北京，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一九五八年，頁四。

- ⑩ 光緒金陵書局刊本，頁四上、三下。
- ⑪ 頁一二六、一二七。
- ⑫ 上海古籍出版社袁珂校注本，一九八〇年，頁三四三。
- ⑬ 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註疏》本，一九七七年，頁九六下。
- ⑭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同文書局原刊本，一九八〇年，頁四〇、三五。
- ⑮ 頁六。
- ⑯ 頁二八九一。

二

大概在嬴氏殄滅六國之前，作為分支的“穢”部落集團即已東遷。《呂氏春秋》卷二〇《恃君覽》：“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⑭。不久，在秦將軍蒙恬的重兵壓迫下，作為主幹的“貉”部落集團也緊隨前往。揚雄《揚侍郎集》卷一《幽州牧箴》：“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貉，羨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疆”^⑮。《漢書》卷四九《晁錯傳》：“【晁】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⑯。桓寬《鹽鐵論》篇一六《地廣》：“文學曰：今逾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于穢、貉”^⑰。暨《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冒頓單于時，匈奴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⑱。與“匈奴”毗鄰之“穢、貉”之地，蓋“遼東郡”的“塞外”。《水經註》卷一四《大遼水》：“大遼水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又南逕遼隊縣故城西，有小遼水注之。又東南過房縣

西，右會白狼水。又西南至安市縣，入于海”^⑳。

今遼河迤東、迤北區域主要居民爲“穢”、“貊”的狀況，至少一直延續到曹氏禪代以前。金富軾《三國史記》卷一三、卷一五《高句麗紀》：“琉璃明王三十一年（新始建國四年），嚴尤奏言：貊人犯法，宜令州、郡且安之。今狼被以大罪，恐其遂叛。扶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扶餘、濊、貊復起，此大憂也。王莽不聽，詔尤擊之，誘我將延丕斬之，傳首京師。”太祖大王六十九年（東漢建光元年）春，漢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來侵，擊殺穢、貊渠帥，盡獲兵馬財物。王乃遣弟遂成遣使詐降，煥等信之。遂成因據險以遮大軍，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二郡，焚其城郭，殺獲二千餘人。十二月，王率馬韓、穢、貊一萬餘騎，進圍玄菟城。扶餘王遣子尉仇臺領兵二萬，與漢兵并力拒戰，我軍大敗”^㉑。而陳琳《陳記室集》卷一中作于建安中的《爲袁紹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版文》稱：“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袁〕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慧者也”^㉒。

屬於“貊”部落集團者，有以所在命名之“小水貊”或“梁貊”。《三國志》卷三〇《高句麗傳》：“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㉓。“小水”，或系“大水”亦“馬訾水”今鴨綠江的支流愛河；其北不遠，有爲今渾河的“小遼水”和爲今太子河的“大梁水”。《水經註》卷一四《小遼水》：“玄菟〔郡〕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又西逕襄平縣爲淡淵，又逕遼隊縣入